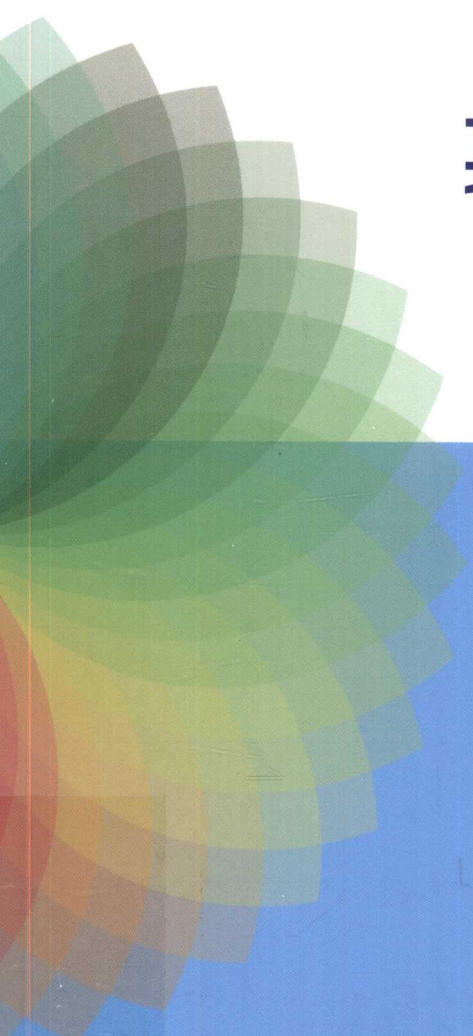




英汉动结构式的 增效对比研究

何 玲 ◎ 著

A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A SYNERGIC PERSPECTIVE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英汉动结构式的增效对比研究

何 玲◎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ZZ16N022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动结构式的增效对比研究 / 何玲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6.9

ISBN 978-7-5613-8319-3

I. ①英… II. ①何… III. ①英语—句法结构—对比研究—汉语 IV. ①H314.3 ②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4983 号

英汉动结构式的增效对比研究

YINGHAN DONGJIEGOU SHI DE ZENGXIAO DUIBI YANJIU

何 玲 著

责任编辑 于盼盼

责任校对 于盼盼

封面设计 泥林品牌设计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625

字 数 149 千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319-3

定 价 35.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高教出版中心联系。

电话:(029)85303622(传真) 85307864

序 言

我的博士研究生何玲的博士学位论文要出版了,问序于我,我欣然应允。何玲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英汉动结构式的增效对比研究》,是基于我几年前提出的“增效”概念而进行的理论创新,本书就是在此论文基础上出版的。本书以狭义英汉动结式这一致使复合结构为研究对象,以“义元组合”为分类标准,以“构式—句式”增效模式为分析手段,观察和描写英汉动结构式的义元组合异同,分析其增效机制,总结其增效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英汉动结式的对比分析。作者尝试将“增效”定义为“产生‘增添’的动词和构式的互动”,并将“增效机制”定义为“产生‘增添’的论元实现机制”。在增效模式中,作者则将构式定义为“认知层次较高的句法图式 A 和认知抽象 G 之间的配对”而将句式定义为“构式与动词互动产生的构式变体”。

归纳起来,本研究的创新发现有以下五点:一、发现了“妥协”机制,该机制使两个不同义元角色“妥协”在一个句法位置中,可以更好地解释先前理论不能很好解释的一些语法现象,进而对以英汉动结式的义元组合(尤其是 R 的句法实现和语义指向)进行了统一分析,解决了传统的两类论元实现机制不能解释的一类现象。二、发现了以“义元组合”为标准对英汉动结式进行分类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以“义元组合”为标准,作者总结出六种英语动结式和十二种汉语动结式,发现英汉动结式呈现出有规律的对应,实现了英汉动结式的分类比较,为接下来的英汉动结式的增效对比分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三、发现了英汉动结式的三个增效规律,对英汉动结式的义元组合(尤其是 R 的句法实现和语义指向)实现了统一分析,并给出了强有力的解释。四、发现了英汉动结式的三个相同之处,对于具体语言现象的相同之处还从语言的共性上寻求了解释。如英汉动结式具有相同的认知基础和认知途径,三组相同的义元组合分别说明了英汉语存在相同的隐去施事提升受事的被动化过程、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s)相同的跨语言句法表现、英汉语都有这种动作影响延及自身或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如领属关系)表达。五、发现了英汉动结式的五个不同之处并力求从“各自语言的共时和历

时特性”着手寻求解释。如对英汉典型动结式的句法结构分别为 VOR 式和 VRO 式做出了合理的历时解释。又如,对汉语动结式的“喝死”“唱湿”“看懂”类和拷贝式动结式中存在 thm 和 pat 分离的特殊现象的解释另辟蹊径。作者先用象似性原则来笼统说明汉语的 thm 拥有比英语的 thm 更大的自由度,然后将“喝死”“唱湿”“看懂”这类非拷贝式的 thm 和 pat 分离归因于现代汉语的高解析性和话题优先性,这一点是让人信服的。不仅如此,作者还对“汉语有拷贝式动结式而英语没有”和“汉语中‘V 累’动结式的歧义现象”这些有趣的语法现象进行了思考,作者的分析也是较为全面和严谨的,可以作为今后研究的参考。即便是“为什么汉语动结式更加灵活和丰富”这样看起来十分笼统而难以回答的问题,作者也做了有细节有证据的解释,实属不易。以上这些创新和发现,都将对学界的英汉动结构式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然,本书也存在若干不足之处,比如可将英汉动结式与被动式等相关句式联系起来进行系统考察,并可以在跨语言解释和历时证据中进行挖掘,甚至还可以联系英汉动结式动词的情状类型(situation type)和动结式的时体(tense and aspect)进行句法语义界面的研究。这都是今后可以研究的方向。

何玲博士的此篇论文,是她同我多次讨论后的选题。在博士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她倾注了很多心血。衷心祝贺何玲的博士论文付梓出版。她性格开朗,待人真诚,对学术很有热情。工作后,她也是更加努力,教学科研都十分用心。希望她未来的事业人生一切顺利,让学问成为她一生的气质。

是为序。



乙未年冬月于沪

前言

动结式(resultatives)既是致使结构也是复合结构。动结式作为致使结构的一种,因其语义关系和句法表现复杂多样而成为语言研究的中心论题之一。而动结式作为复合结构的一种(复合结构即双宾、动补等在单宾(动宾)结构的基础上的句法和语义延伸),因涉及更为复杂的认知且跨语言的差异更加明显,也逐渐成为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以往研究英汉动结式的文献大多以表结果状态的 R(result)的句法实现和语义指向为研究重点,但多局限于观察不充分或不能对英汉动结式的 R 和其他相关成分进行统一解释,且以往研究多局限于一种语言,英汉动结式的对比研究相对薄弱。而以构式语法为理论基础的动结式研究多基于传统方法,对于 R 的解释过于笼统,也没有注意到英汉动结式的差异。鉴于此,本书以 Goldberg (1995,2006)的构式语法为理论基础,以“增效”为研究视角,以狭义英汉动结式这一致使复合结构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义元组合”对其进行分类,并以 R 为对比参照点,通过“构式—句式”增效模式下的“增效图式”对英汉动结式义元组合(尤其是 R 的句法实现和语义指向)进行统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英汉动结式进行细致深入的对比分析。

“增效”最初是熊学亮(2008b,2009)为了规避 Goldberg 两个构式定义中的悖论而提出来的概念,本书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阐发,将“增效”定义为“产生‘增添’的动词和构式的互动”,并将“增效机制”定义为“产生‘增添’的论元实现机制”。我们将动结式界定为“义元增效构式”,以“义元组合”为标准将英汉动结式分别分为六种和十二种不同的义元组合,并按照“同一句法位置是否有共享义元”的标准将其再分为 thm-pat 类、agt-pat 类 and 对应类。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构式—句式”的增效模式和“增效图式”的分析方法。在增效模式中,我们将构式定义为“认知层次较高的句法图式 A 和认知抽象 G 之间的配对”而将句式定义为“构式与动词互

动产生的构式变体”。增效图式不仅展现了构式和句式的定义、动结构式的增效类型、构式和子构式的 A 和 G,而且通过增效机制解释了 R 的句法实现,通过义元组合解释了 R 的语义指向。在增效图式中,我们发现传统构式语法的“融合(fusion)”和“构式单独提供(sole contribution)”机制不能解释英汉动结式 agt-pat 类和 thm-pat 类中某一 NP 既得到“融合”机制提供的 agt 或 thm 义元又得到“构式单独提供”机制提供的 pat 义元的现象。此时这两种机制需要“妥协”,“妥协(compromise)”机制应运而生,并使两个不同义元角色“妥协”在一个句法位置中。增效机制包含“构式单独提供”和“妥协”机制,不包含传统的“融合”机制,因为它不能带来语义或者义元上的“增添”。我们还发现了英汉动结式的一些增效规律:(1)“妥协”机制在 thm-pat 或 agt-pat 类动结式中两个义元在同一个句法位置的情况下启动,反之则不启动;(2)“构式单独提供”机制总是提供 pat 和 result,并实现 R;(3)“融合”机制总为施事或者动作直接作用对象提供 agt 或者 thm 义元,但一旦施事或者动作直接作用对象承担着 agt 或 thm 角色的同时还承担着 pat 角色时“妥协”机制就会启动;(4)某个动结式可以不需要“融合”和“妥协”机制,但不可能没有“构式单独提供”机制。从这一点看,动结构式肯定有增效机制,这也符合“动结构式都是增效构式”的结论。

本书是英汉动结式的对比研究,所以挖掘英汉动结式的异同、探寻其背后的原因和规律是本书的重中之重。在增效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发现英汉动结式的相同点有:(1)相同的认知基础和认知途径体现出语言的认知共性;(2)相同的义元组合体现出相同的旁格宾语(oblique objects)被实现为核心论元 pat 的句法现象和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s)相同的句法表现;(3)英语反身类动结式可以在汉语动结式中找到语义对应。同时,我们以“英汉语各自的共时或历时特性”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英汉动结式的差异及原因,得到的发现有:(1)英汉典型动结式的句法结构分别是 VOR 式和 VRO 式。在象似性原则和其子原则时间序列原则(PTS)的共同作用下,英汉语典型动结式的句法结构本应都是 VOR 式,实际上汉语也曾一度出现过 VOR 式,但汉语双音化趋势使 V 与 R 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汉语 VOR 式最终被 VRO 式取代。(2)汉语动结式中存在 thm 和 pat 分离的特殊现象。我们用

象似性原则先笼统说明汉语的 *thm* 拥有比英语的 *thm* 更大的自由度,然后将“喝死”等类动结式的 *thm* 和 *pat* 分离归因于现代汉语的高解析性和话题优先性,而将拷贝式动结式的 *thm - pat* 分离归因于拷贝动词对 *thm* 的单独提升。(3) 汉语有拷贝式动结式而英语没有。我们将这一现象归结于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英汉表达致使关系的方式差异、汉语动结式出现特殊的“某底层论元不能实现在句法结构时”需要拷贝动词、拷贝式“体现非预期结果”的特殊语义。(4) 汉语中“V 累”动结式有歧义现象。这是由于英语动结式用 *AP/PP* 表示 *R* 而汉语用 *V2*。这一词汇属性差异也与前述差异有密切关联,验证了我们以 *R* 为对比参照点的正确性。(5) 前述汉语动结式中一些特殊现象共同导致了汉语动结式比英语动结式更加灵活和丰富。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定义研究领域	1
一、英语动结式	2
二、汉语动结式	3
三、动结式是“式”不是“词”	7
第二节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8
第三节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	9
第四节 本研究的思路和意义	10
第五节 论文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13
第二章 文献综述	17
第一节 英语动结式 AP 研究的局限性	19
第二节 汉语动结式 V2 研究的局限性	22
第三节 动结式 R 在英汉对比研究中的局限性	25
本章小结	28
第三章 构式的增效	29
第一节 增效的提出	30
第二节 增效的界定	35
一、增效的定义	35
二、增效的机制	36
三、增效的动因	39
四、增效的认知基础和途径	40
第三节 增效构式的界定	43
本章小结	47
第四章 英汉动结构式的义元组合类型	49
第一节 英语动结式的义元组合类型	52
一、以“义元组合”为标准来划分英语动结式的合理性	52

二、六组不同义元组合的英语动结式	56
第二节 汉语动结式的义元组合类型	62
一、以“义元组合”为标准来划分汉语动结式的合理性	62
二、十二组不同义元组合的汉语动结式	69
本章小结	80
第五章 英汉动结构式的增效研究	82
第一节 “构式—句式”的增效模式	82
一、构式和句式的定义	82
二、“构式—句式”的增效模式	85
第二节 thm - pat 类动结式的增效分析	89
第三节 agt - pat 类动结式的增效分析	94
第四节 对应类动结式的增效分析	96
本章小结	98
第六章 英汉动结构式的对比研究	100
第一节 英汉动结构式的共同点	102
一、英汉动结式相同的增效特点	102
二、相同或对应的义元组合	104
第二节 英汉动结式的区别	115
一、英汉典型动结式不同的句法结构	116
二、汉语动结式 thm 和 pat 的分离现象在英语动结式中的缺失	123
三、汉语拷贝式动结式在英语动结式中的缺失	128
四、“V 累”类歧义现象在英语动结式中的缺失	138
五、汉语动结式的灵活性和丰富性	146
本章小结	148
第七章 结语	151
一、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发现	151
二、本研究的主要特色	154
三、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155
参考文献	157
本研究使用的图表	172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定义研究领域

一般说来,英语和汉语的动结式(resultatives)都是由语义为“动作—结果”的动词和补语构成,如:

- 1) a. He wiped the table clean.
b. They yelled themselves hoarse.
- 2) a. 他磕破了脑袋。
b. 我看呆了。

从1)和2)可以看出,英语的补语通常是形容词或者介词短语^①,而汉语的补语是动词(形容词在此被认为是动词的一个次类)^②。尽管如此,英汉动结式的补语都表达某种状态,且这种状态与其前面的动词始终形成“动作—结果”的述谓关系。补语是一个句法范畴,而结果却是一个语义概念,补语和结果之间具有映射(mapping)关系。所以,英汉动结式的句法表达都可以是[V Comp],其对应的语义特征是[ACT RESULT],其基本语义是“动词的后续NP由于V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发生了性质、状态等变化”(熊学亮 2008b)。当然,进入英汉动结式补语位置的句法成分不同,英语由形容词或介词短语承担,而汉语的补语由动词承担。不过英汉动结式的语法意义可以抽象为:“某个实体因某个动作

① 少数情况下可以是名词或名词短语。如:They painted their house a hideous shade of green. (赵琪 2009a:19)

② 在汉语中,我们将形容词归为动词的一个子类。

行为引发他物或自身发生最终结果状态变化”(罗思明 2009:3)。

英汉动结式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英汉的狭义动结式,语义均是动作加结果,句法均是动词加补语。

一、英语动结式

有相当多的文献(Boas 2003; Carrier & Randall 1992; Goldberg & Jackendoff 2004; Hoekstra 1988; Iwata 2006; Jackendoff 1990; Maten 2005; Rappaport 1993; Rappaport & Levin 2001; Verspoor 1997; Weehsler 1997; 将英语动结式(R)和句末带方位短语的致使动作式(Caused - Motion Constructions, 简写为C)未作区分,同时有学者基于“状态改变是地点改变(Change of State IS Change of Location)”这一隐喻知识(Lakoff & Johnson 1980)认为前者是后者的隐喻拓展(metaphorical extension)(Goldberg 1995, 2006; Goldberg & Jackendoff 2004),如:

3) a. Joe bled to death. (R)

b. Joe walked out of the room. (C)

4) a. Joe drove himself to exhaustion. (R)

b. Joe rolled the ball down the hill. (C)

这两个结构在句法和语义上有相似之处,和Napoli^①(1992)对意大利的相关语言事实观察一致的是,动结式中表结果的形容词或者介词短语与动词的联系相对于致使动作式更紧密。这点我们可以用如下强调句5)、6)或直接将动词后的成分提前如7)、8)测试出来(赵琪 2009a: 2):

5) a. *It is to death that Joe bled. (R)

b. It is out of the room that Joe walked. (C)

① Napoli(1992)认为在意大利语中,动词和方位短语搭配时更灵活,而动词和状态短语共现时受到了许多的语义限制。

6) a. * It is to exhaustion that Joe drove himself. (R)

b. It is down the hill that Joe rolled the ball. (C)

7) a. * To death, Joe bled. (R)

b. Out of the room, Joe walked. (C)

8) a. * To exhaustion, Joe drove himself^①. (R)

b. Down the hill, Joe rolled the ball. (C)

不仅如此,赵琪(2009a:3)还认为,即便动结式是致使动作式的隐喻扩展,但它们依然是两个不同的结构,前者的介词短语表示动作引起的状态变化,而后者是动作使实体移动的路径。

本书研究的是英汉动结式的对比,英语动结式的情况与汉语相似,也是由表动作的动词和表结果的补语构成,结合汉语动结式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学界共识(详见下节分析),我们将上述讨论归结为英语动结式的广义和狭义。即从广义上来说,英语动结式包括致使动作式,从狭义来说,英语动结式仅为表“动作—结果”的动补结构。狭义的英语动结式被认为是表示位移的使动结构(*caused - motion*,相当于汉语的动趋式)的隐喻扩展(状态的改变相当于空间处所的改变),通常与使动结构统称为广义的动结式(相当于汉语的动补结构,只是称呼不同)。

二、汉语动结式

汉语中“动结式”这一用语是吕叔湘(1980/2007^②:11)首先提出来的。对动结式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这种观点已被汉语界广泛认可

① Verspoor(1997:151)曾经举过一个“John swam laps to exhaustion”的例子,该句也不能说成“* to exhaustion, John swam laps.”这个例子十分特殊,swim laps是固定搭配,而英语动结式的VP+NP的组合是相对自由的,所以我们不认为这是狭义的英语动结式。

② 有的论著有不同版本,本文在征引文献时采取这样的标注方式,斜线前的年份是该文献的首现时间,斜线后的年份是本书所引版本的出版时间;年代后标注的页码为所引版本的页码。本书所引版本请见参考文献。

(王力 1943/1985; 郭锐 1995, 2002; 马庆株、王红旗 2004; 宋文辉 2007; 施春宏 2008b; 刘虹 2012)。就广义动结式而言, 凡是黏合式述补结构都可以看作动结式, 即便其中有的类型并不表示动作和结果的关系; 就狭义动结式而言, 其局限于表示动作和结果的语义关系的黏合式述补结构, 这是比较典型的动结式。其实, 即便是狭义的动结式, 其内部仍有语义关系的差异。例如, 跟王力 (1943/1985) 的界定所不同的是, 王力 (1958/1980: 401) 指出: “我在《中国语法理论》上册的第十一节里认为, 内动词带内动词(‘饿死’)和内动词带形容词(‘站累’)这两种结构也是使成式。现在我以为使成式的第一成分应该限于外动词, 这样才和一般所谓 causative 相当。所以这里不把这两种结构归在使成式内。”这样, 王力理解的使成式只是述语动词为及物动词、补语动词为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这种类型了。而且从王力所分析的用例来看, 它只包括“打死、赶跑、剪短、涂黑”这类述语动词的宾语与补语动词的主语所指相同的情况, 并不包括“写累、吃胖、学聪明”这样的述语动词的宾语与补语动词的主语所指不同的情况。其实王力 (1958/1980) 所界定的“使成式”是动结式系统中最典型的一类, 在系统中占据最核心的部分。施春宏 (2008b: 5) 认为: “在动结式系统中, 由核心部分到较核心的部分再到比较外围的部分, 反映了动结式典型程度的差异, 同时也反映了动结式的不同整合方式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异同。无论在共时平面上还是在历时平面上, 动结式都是由不同的类型构成的有层次的系统”。

要全面理解汉语动结式的广义和狭义, 需从述补结构说起。述补结构, 顾名思义, 就是述语和补语的组合结构。朱德熙 (1982: 125) 从述语和补语组合的紧密程度上把述补结构 (predicate -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分为黏合式述补结构和组合式述补结构。补语直接黏附在述语后面的格式是黏合式述补结构, 如“抓紧、写完、煮熟、说清楚、写上(去)、拿下、走回去”; 补语和述语之间用“得”连接的格式是组合式述补结构, 如“抓得紧、写得完、煮得熟、说得清楚、写得上(去)、拿得下、走得回去”。

黏合式述补结构包括带结果补语的述补结构(如“听懂、写完、长大、洗干净”)、带趋向补语的述补结构(如“走进、拿来、跑出去、扔过去”);组合式述补结构包括带可能补语的述补结构(如“听得懂、写得完、拿得来、扔得过去”),带状语补语的述补结构(如“写得好、跑得快、洗得干净、看得清清楚楚”)。而带程度补语的述补结构,既可能是黏合式述补结构(如“好极了、暖和多了、可笑”),也可能是组合式述补结构(如“好得很、闷得慌、喜欢得不得了”)。本研究考察的汉语动结式即带结果补语的黏合式述补结构,这也是本研究定义的汉语狭义动结式。由于做述语的词都是动词和形容词(合称为谓词^①),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将这种结构称为动结式或述结式。

另外,吕叔湘(1980/2007:11)在提出“动结式”这一概念时,根据第二个谓词的意义和词性明确区分了动结式和动趋式(两者可统称为动补结构):“有两种短语式动词需要特别提一下:一类是主要动词加表示趋向的动词,可以叫做动趋式;一类是主要动词加表示结果的形容词,可以叫做动结式。”此前王力(1943/1985:81)曾提出“使成式”(causative)的概念:“凡叙述词和它的末品补语成为因果关系者,叫做使成式。”后来王力(1958/1980:401)在讨论使成式形式时指出:“从形式上说,是外动词带着形容词(‘修好’、‘弄坏’),或者是外动词带着内动词(‘打死’、‘救活’),即从意义上把行为及其结果在一个动词性伪语中表示出来。这种

① 汉语形容词与动词的关系研究早已有之。先前的研究大多将形容词笼统地视为谓词或者动词的一个次类。赵元任(1948/1955)把形容词看成谓词,龙果夫(1958)把形容词与动词归入谓词,赵元任(1968/1979)则干脆把形容词归入动词,看成动词的一个次类。沈家煊(2006,2009a,2009b)提出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包含模式,即把形容词看成动词的次类,承认汉语形容词是谓词性的。最新的研究来自于郭锐(2012),他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汉语属性词有三种情况,一是谓词性,如“痛、饿、对、滑、结实、和气、荣幸”;二是饰词性,如“公、灰、野、大型、野生、自动”;三是谓词性/饰词性,如“大、新、好、白、红、优秀、干净”。以汉语4万单词为范围,它们分别占69%、16%和2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语中84%的形容词都有谓词用法,而且明显可以看出饰词性的属性词是不可能充当动结式的补语的,所以我们这里将汉语动结式的形容词和动词一起视为谓词是合理的。

行为能使受事者得到某种结果,所以叫做使成式。”使成式的句法结构为“V1 + V2 + NP”以及“V1 + 形容词 + NP”。人们从语义上认为此构式的谓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致使其后的宾语(NP)进入某种状态。从王力先生所举例子来看,这里的使成式也包括我们所说的动结式和动趋式。虽然从述补动词和补语动词的语义关系来说,趋向补语也可看做述语动词的一种结果,但根据刘虹(2012)的总结,动结式和动趋式不能混为一谈:“汉语的动结式和动趋式在形式、语义和时体特征等方面都极为相似,但是二者也存在显著差异。动结式描述的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事件,而动趋式描述的是单一事件的延续;动结式的结果补语未改变动词的语义特征,而动趋式的趋向补语改变了动词的语义特征;动结式补语的主语通常是该构式的宾语,而动趋式补语的主语不是该构式的宾语。”为了使研究更具针对性,本书将两者区分开来,只考虑如例2)所示的动结式,暂不考虑动趋式。动趋式即前述中的带趋向补语的述补结构,其实本来就不属于我们所讨论的狭义动结式,但为了更清楚地将动趋式排除在本研究范围之外,再次提出“动趋式”这一概念。因为语义特征不明显所以汉语的动补结构以其句法特征命名(动词+补语);因为动结式(动作+结果)和动趋式(动作+方位趋向)分别以其独特的语义特征而相互区分。

无论是英语动结式还是汉语动结式,本研究均以广义动结式为讨论背景,但为了更好地解释动结式的语义特点和句法功能,也为了使讨论更集中,我们还是以狭义动结式为主^①,以便更好地进行英汉对比。

① 动结式的广义和狭义是相对的,狭义动结式是典型的动结式,是动结式的原型,广义动结式则是非典型的、次原型或非原型的动结式,这是一个连续统,有时很难对两者做一个明确的区分。如有些动趋式或使役运动式已经有隐喻义了,实际上表达的不是位置变化而是结果状态变化,如“He drove me up the wall”和“我被逼上梁山”都不是真的表示“上墙”或“上梁山”的位置变化,而是分别隐喻性地表示“生气”或者“走投无路”的结果状态变化。

三、动结式是“式”不是“词”

本书将英汉动结式视为“式”而不视为词,这也是我们将英汉动结式进行构式分析的基础,因为“式”揭示了该种结构的构式(construction)特性,而非一般的语言结构,同时具备一定的语法化属性和词汇化属性。

鉴于英汉动结式的相似之处,有中外学者将这两种语言的动结式看成“词”类而不归为“式”类。Dowty (1979:303)就曾提出:“我认为这种结构(英语动结式)是一种词汇化的复合动词(a kind of lexicalized compound verb)”。至于汉语动结式,一些中国学者(赵元任 1979:204; Li 1990, 1993, 1995; Gu 1992; Cheng & Huang 1994; Li 2006)常将这种结构称作结果复合动词(resultative V - V compound,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 complete verb compound)、结果复合词(resultative compound)、使役复合词(causative compound)、行为—结果复合词(action - result compound)等。有些日本学者也常称之为复合动词:太田辰夫(1958/1987:194 - 199)将补语是不及物动词的动结式(如“打倒、推倒、拉倒”)称为使成复合动词,将补语是形容词的动结式(如“写好、学好、办好”)称为结果复合动词;志村良治(1984/1995:212 - 241)则径称为使成复合动词。本研究认为将动结式看成“词”的“词库生成说”有待商榷,比如它没有进一步说明这种“动结词汇”构成的词法规则。而如果将汉语动结式看成“词”还需要说明为什么古汉语中没有这样的复合词而现代汉语中却有。在第六章第二节中我们会谈到现代汉语致使词汇的复合性质是从古汉语中的单一语素词汇形式发展而来的,如“污→弄脏”、“杀→弄死”、“摧→折断”、“毕→做完”以及“视→看见”(朱德熙 1982:127,转引自 Shi 1999:215)。所以我们将动结式看成大于词的语言结构,而不仅仅是看作复合词。

当然,将动结式作为一个结构来考察的研究还是占大多数(Boas 2003; Goldberg 1995; Simpson 1983; 黄锦章 1993; 郭锐 1995, 2002; 王红旗